

時評

從華蘇關係到臺俄關係

——臺俄建立關係十年回顧與展望

郭武平

前言

1917年俄國大革命後積極展開與中華民國之關係。直到1991年底蘇聯解體，近七十四年的雙邊關係（這時期以下簡稱華蘇關係），從來往建交到連串劇變，關係惡化反目成仇，到關係逐漸解凍，開始有商貿來往。蘇聯解體俄羅斯取代其國際地位後，中華民國在臺灣與俄羅斯聯邦再度積極展開經貿文化交流（這時期以下簡稱臺俄關係），雙方互設經貿文化協調委員會，將臺俄關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全球化聲中，雙方關係仍亟待克服困難突破現狀，迎向未來。

二戰後的華蘇關係

二戰末期，中華民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希望蘇聯當局能協助國民政府戰後重建工作，但是事與願違，蘇聯當時支持中國共產黨，升高中國內戰，中華民國政府退到臺灣後，並於1948年12月21日向聯合國大會控告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52年2月，聯大通過了控蘇案，譴責蘇聯破壞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保留向蘇聯要求賠償之權，自此雙方成為仇敵。

中共政權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蘇聯即予承認。蘇聯除協助中共建政工作外，並支持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此後中華民國在臺灣則推行「反共抗俄」政策，全面反共並視蘇聯與中共為同路人，施行「反共抗俄」教育政策。

當1960年代北京與莫斯科關係惡化，衝突對立升高後，蘇聯對臺北的態度有了轉變。在官方媒體上，出現有關中華民國的相關報導，以及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國旗。1968年10月22日，蘇聯記者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來臺訪問，展開了中蘇間的秘密外交。路氏希望雙方在第三國建立大使級接觸，中方派新聞、商務或其他代表至莫斯科，並提出兩個中國的想法。且曾與當時的國防部

長蔣經國密談，提及雙方合作與交換情報之事。1969年5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當時的新聞局長魏景蒙與路易斯在維也納舉行第二次密晤。其後因北京與莫斯科當時關係緊張而未有進展。

1976年9月毛澤東病故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家發展道路，為營造外部穩定環境，1979年11月，中共與蘇聯在莫斯科開始了關係正常化談判，臺北與莫斯科之間的接觸暫時終止。

1970年代，美蘇升高軍備競賽與核武對抗，北京與莫斯科關係持續交惡，華盛頓與北京乃萌生聯手制蘇全球戰略。一時之間形成美中蘇戰略三角關係，中共成為美國用以制衡蘇聯的王牌。在這種大戰略三角關係下，臺灣、美國、中共關係以及臺灣、蘇聯、中共關係，就成為戰略小三角關係，尤其是臺灣當局與蘇聯之間又有過去一段歷史淵源。蘇聯固可利用「臺灣牌」牽制中共，臺灣亦可利用「蘇聯牌」警示中共告誡美國，當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際，不可忽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之利益。

由於國際環境變遷快速，八〇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揚棄過去「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觀點，改為「不是敵人，就是朋友」做法，對社會主義共黨國家開放直接貿易，對蘇聯等國家則採行間接貿易，臺灣各界開始注意蘇聯。1985年3月，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出任蘇聯的最高領導人，對外推動「新思維」（New Thinking）理念，營造結束全球冷戰氣氛。美蘇緊張關係逐漸緩和，北京與莫斯科開始快速走向關係正常化，臺灣海峽兩岸關係也由緊張趨向緩和，對中華民國與蘇聯的關係提供新契機。

在蘇聯對外新思維政策下，臺灣社會開始出現「蘇聯熱」。臺灣商人與一般民眾開始前往蘇聯考察或經商。蘇聯公民或官員也開始到臺灣進行訪問。1990年初，臺灣對蘇聯開放直接貿易與直接通郵，雙方經貿關係、林漁合作、科技文化交流於焉展開。

俄羅斯獨立後臺俄關係

1991年俄羅斯獨立，蘇聯解體，俄羅斯在國舞台上正式取代蘇聯。本來新的政治環境應有利雙方實質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但是俄羅斯對臺灣關係基本上還是延續蘇聯末期的政策。

1992年9月9日，臺俄雙方宣布，同時成立臺北與莫斯科間的「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任命總統專家委員會主席羅波夫（O. Lobov）為俄方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主席，並於15日發布「俄羅斯聯邦與臺灣關係」命令，賦予雙邊互設非正式經濟文化代表處的基礎，但該命令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羅斯聯邦不與臺灣維持正式政府間關係。」將臺俄關係定位在非官方性質，使得臺俄關係發展受到諸多限制。16日，羅波夫率領俄羅斯非政府代表團訪臺，舉行兩國「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聯合會議。雙方簽署了關於發展旅遊事業和航空運輸方面的協議，以及兩個委員會之間的協議書。1993年7月11日臺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在莫斯科設立代表處；1996年12月15日俄羅斯在臺北設立代表處。至此，臺俄之間已建立了非政府的官方溝通管道。

俄羅斯對臺政策基本立場可由其多次聲明觀知。例如從1992年12月的俄羅斯與中共發表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羅斯不同臺灣建立官方關係和進行官方往來。俄羅斯與臺灣之間的經濟、科技、文化等聯繫在非官方基礎上進行」，到2001年『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俄方重申1992年至2000年期間兩國元首簽署和通過的政治文件中就臺灣問題所闡釋的原則立場不變。俄方承認，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灣獨立」。期間歷次雙方公報聲明均一再表明俄羅斯支持中共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一貫政策。

其實早在1990年，普京總統在擔任聖彼得堡副市長期間，與當時的臺北市長陳水扁總統曾有一面之緣，其後於2000年兩人雙雙當選為國家總統。1999年臺灣發生九二一震災時，當時擔任總理的普京總統立即派遣八十三人的救難隊伍專機來臺協助救災，也是臺俄的首度「直航」，顯示雙方在許多領域仍有廣大的合作空間。

在經貿關係方面，臺俄經貿關係始於蘇聯末期，俄羅斯獨立後，繼續發展。1987年，雙方貿易總額為759萬8千美元，次年增長三倍，至1995年已超過18億美元，次年降回到12億美元，歷年平均約在12億美元，且至今未曾超過此一數字。近十年，臺俄兩國貿易關係雖有進展但不穩定。在雙邊貿易上我國進口多出口少，互補性高。以2002年為例，臺灣對外貿易總額243,129百萬美元，其中出口總額130,602百萬美元，進口總額112,526百萬美元，臺俄雙邊貿易額約11.7億美元，其中對俄出口約2.5億美元，自俄進口約9.2億美元。對俄羅斯的出口只占臺灣出口總值的0.17%，而進口只占0.66%。而2002年俄羅斯對外貿易達1518億，比2001年增長7%，出口1058億，進口460億，其中臺俄雙邊貿易額僅占俄羅斯對外貿易0.7%。在投資方面，截至2002年底臺商在俄羅斯的投資廠商約有25家，金額約350萬美元。俄羅斯在臺灣投資的廠商亦僅有7家。相

對於兩國外貿總額與經濟實力，的確遠不成比例，明顯的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在文化交流方面，臺俄文化交流，進展相對順利。臺俄雙方每年以公自費進修俄語華語，留學或遊學的人數也逐年增加。最近兩年來，實際上我國教育部每年公費選派赴俄進修的人數超過二十人，可以預期這些人都是未來臺俄文化交流的生力軍。目前臺灣地區各大學學習俄語的人數也經常維持在八百位左右。在俄語教學上，俄籍教授應聘來臺經常維持在十餘人以上，在教學上扮演重要角色。國內各大學不僅設有俄羅斯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而且也有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的研究所。

兩國之間文藝團體的往來亦很頻繁。一般而言，臺灣人民很嚮往俄羅斯的古典藝術、芭蕾舞、交響樂、體育運動等。在最近一兩年內，就有不少芭蕾舞團、交響樂團、音樂家、民歌團體等來臺表演。也有不少俄羅斯科技人才應聘到臺灣工作，雙方公民營機構還相互簽訂不少個別合作協定。臺俄雙方學者經常出席在臺北莫斯科舉行的各項國際會議。但臺灣人赴俄羅斯觀光旅遊或求學者，每年不到1萬人次，俄羅斯人到臺灣者更少。若與歐美、日本、東南亞、中國等地與臺灣交流人數比較，顯然是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展望未來十年臺俄關係

關於如何發展臺俄關係，莫斯科方面存有不同觀點：有認為與臺灣交往應面對臺灣，不受中國大陸北京的阻撓。另一觀點則認應持保守立場，此觀點是處在「一個中國」架構下，且大都是政府結構內的成員。至於未來俄羅斯會不會被捲入臺海兩岸問題衝突中，一般俄國學者多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可能性不大。有的俄國學者認為即使中共以武力解決，也不會引起俄國的反對，莫斯科甚至可以從中、美之間的衝突獲得利益。臺海兩岸問題不可避免地使許多與兩岸有龐大經濟利益的國家陷於複雜的情況。現存狀況可能不僅被視為對次區域安全的威脅，在某種情況也可作為俄羅斯制衡中共的活棋，在重要關鍵時刻可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這也是北京難以放心之處。但是基本上莫斯科支持「一個中國」立場是很清楚不變的，無形中也弱化了臺俄雙方積極制定有利臺俄經貿發展政策的態度。

2002年7月，陳水扁總統在臺俄協會成立大會致詞時即曾強調，俄羅斯與臺灣互補性高，對臺俄雙邊交流充滿期待。近些年來臺俄雙邊關係雖有較往日活絡的趨勢，但在「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大架構下，俄中關係明顯制約著俄臺關係。如俄羅斯不斷出售機艦給中共，不啻在強化中國大陸軍事對臺灣安全之威脅；普丁總統一再重申「一中」政策，不與臺灣建立官方關係和進行官方往來，俄羅斯代表在世界衛生組織（WHA）大會甚至發言反對臺灣入會。事實上這些都有礙於臺俄雙邊關係發展，如要突破臺俄關係現狀，尤其是經貿關係，臺俄雙

方當局就要先從這些基本面去思考。

基本上政經關係的不對稱，相互溝通的不順暢，是雙方實際交流受阻的主要因素。事實上，任何國家要把政治和經濟關係斷然分開是十分困難的。很多問題不能由兩國政府作正式協商，而由民間或非正式的談判常無結果，臺俄直航問題是一個具體而明顯的實例。更不必說臺俄這兩個隔絕對立數十年的社會，語言溝通不良，雙方人民很難推誠相見。

過去十年中華民國政府對一些俄羅斯左派勢力保持距離，特別是對俄羅斯共產黨未積極聯繫爭取。其實俄羅斯共產黨等左派政黨，在本質上已走向愛國的民族主義，跟許多民主化後的東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派相近。2002年1月20日俄羅斯共產黨黨代表大會召開，當時普京總統曾拍電祝賀，稱許俄羅斯共產黨是代表俄羅斯社會許多人民利益的一個大型政治聯合組織，其活動具建設性和創造性。連普京總統都如此看待俄羅斯左派政黨，我們更應調整觀念積極爭取與俄羅斯一些主流政黨發展實質關係。

十多年來，中華民國與俄羅斯聯邦關係的發展是：有進步，但無突破。主要原因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未來雙邊經貿發展應從發揮經濟互補特點、加強科技合作、共同發展中小企業、直航與能源合作著手，甚至可在WTO與APEC等國際多邊貿易體制架構下，經由中國大陸發展正常的經貿關係，當然俄羅斯也應在改善商貿投資環境方面加油，這是一相當樂觀的期待，願雙方加油。

雖然，要拉近臺俄地理空間距離，只要飛機直航即可。但是要拉近臺俄雙方人民心理距離，恐非短暫時間能見效。臺俄關係目前基礎還相當薄弱，許多俄羅斯人根本不認識臺灣，未來應透過文宣、邀訪，以加強讓俄羅斯人認識臺灣。

俄羅斯國會通過決議「請議員儘可能不要赴臺訪問」，莫斯科對北京的「過度顧慮」，實為自我設限壓縮了臺俄合作的空間。臺灣官員及議員可以赴大陸訪問並受到熱情接待，臺灣在大陸的投資額已超過五百億美元，兩岸貿易額更超過臺俄貿易的二十倍以上，約達二百六十億美元。北京能與臺北經貿文化交流，卻阻礙臺灣與他國交流，俄羅斯是一個大國，俄羅斯對臺政策似可站在國家利益立場上作多面向思考。

結語

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初葉，國與國之間界線愈來愈模糊，全球各地區各民族，無不卯足全力想盡辦法以圖民族生存發展。歐盟之區域整合是一明顯案例，與十八九世紀時的歐洲發展成鮮明對比，且已成全球趨勢。對未來臺俄關係之發展，如何面對中國大陸「一個中國」政策，而不影響臺俄兩邊人民的生存發展，是一需要優先思考並找到出路的首要課題。